

放弃高薪,创办“阅读马拉松”;鼓励“读进去”,举办“阅读赛”

「阅读」是要一个「字」

书展书虫

沈阅(见上图)看到书展人气高,是心中窃喜的:“这说明阅读人口多啊!”这位 80 后书虫和两位朋友创办的公益项目“阅读马拉松”旨在让更多人学会深入阅读。从最初 30 人参赛到如今千人规模,她和伙伴们相信小项目也能爆发大能量。

沈阅的父母就爱书。在她还没出生之前,父母已想好了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要起名为“阅”,“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她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阅读,“我偏爱历史、社科类书籍”。在全职投身“阅马”公益项目之前,沈阅供职于 500 强企业,从事市场工作。“当时特别忙,是个‘空中飞人’,不过再忙我也会挤出时间看书。”

被书滋润的生活无比美好,她要把开卷有益的快乐带给更多人。离开公司后,她创办的“阅马”,就致力于真



正读懂一本书。因为,她发现,很多人并未读完一本书,反而更依赖别人的总结来快速获取一本书的观点。“这是是否背离了阅读的初衷?我们希望让更多人能真正读进去”。

2016 年 1 月 9 日,“阅马”举办了第一场实验赛,规定每一位读者在 6 个小时内读完《山寨中国的终结》,并且完成阅读理解、写下读后感。此后,“阅马”便延续类似模式,只是比赛用书在不停地更换,涉及《重读经典》《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工作的未来:移动办公及创业的另一种可能》《蔡澜的小世界,大味道》等等。谈到选书的标准,她介绍说,“一本我读过的好书,20 万字左右的体量,以社科类为主。”如今,“阅马”已成为全国参赛人数最多的阅读赛事。

放弃高薪工作,全职公益项目的沈阅现在需要打临工谋生,“但是每一天特别开心,周围还有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我觉得这事情特别有意义”。

沈阅提到,随着“阅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参赛名额也紧张起来,“有时候报名时间是从零点开始,读者会调好闹钟起床秒杀比赛名额”。参赛者的投入也令她特别感动,“有人提前完赛,却一直不愿离开,赛后他们告诉我‘很久没这么安静投入地读一本书了,这样的感觉无比美好’。”2016 上海秋季阅读马拉松赛个人赛冠军柳小曼曾表示参赛初衷并不是为了成绩,“‘读书是一个人的狂欢’,但狂欢背后是孤独和寂寞。在参加阅读马拉松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爱书人,终于可以有人一起分享,读书变得不再寂寞”。

在沈阅看来,阅读是一个有持续性并不断深入的过程,“复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说过,‘我们今天的智慧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古老的、追求安宁平静生活的方式,和追求新奇、不断进取的奋斗当中,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阅读便能带来这样的平衡,我想要帮助更多人在阅读中找到内心的圣地。”

首席记者 朱光 本报记者 肖茜颖

变、王汝刚等)中心活动区

12:00-13:00 荣列“2017 上海书展二十种好书”榜的《医学不能承受之重》两位本书主编青年医学专家苏佳灿和《人间世》主要策划者王彤将出席在书展中央大厅中心活动区举行的签售会。(肖茜颖 整理)

明日书展

12:15-13:15 殷健灵《致渴望长大的你》新书发布会 少儿馆活动区

13:15-14:15 《爱夜光杯 爱上海》签售会(叶辛、陈村、王小鹰、孙

叶辛讲述创作“曾经耽搁一年半”的故事

《孽债》进城后“还清”

书展人物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带到了读者面前。今天我带来了 1982 年《蹉跎岁月》单行本的第一版,当时卖一块一毛五分钱,1983 年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前,卖了 30 多万册,播出后印了 137 万册,它又把我的名字带到了全国广大读者的面前。《孽债》我就不多说了,所有的读者和观众比我更有发言权。《客过亭》,有人说我给知青文学画了一个圆,写了步入老年的知青。”昨天下午,叶辛(见右图)带着新鲜滚烫的八卷本“叶辛长篇小说精品典藏”来到上海书城福州路店,来到喜欢他的读者中间。

这套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八卷本,还收录了表现城市民工潮里,乡村青年女性的追求和恋爱故事的《缠溪之恋》《情何以堪》;描写上海一家人观念冲突的《家教》;展现 20 世纪上海城市普通百姓民风社情的生动画卷的《华都》;和关注城镇化浪潮中,进城农民工的情爱婚恋问题的《问世间情》。但叶辛笔耕四十余年,文学作品和人生故事还远不止这些,“我一共写了 30 部长篇小说,还有中篇小说、散文、随笔,把它们看完都很累,林影写这本《叶辛传》很吃力。”叶辛介绍完自己的小说,也不忘给读者推荐了昨天首发的《叶辛传》。

《叶辛传》描摹了叶辛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插队落户知青,如何在孤独与困境中挣扎奋起,又如何从泥泞的山间小路上迈开脚步,走到中国文学高峰的人生足迹。作者林影几十年前便是叶辛的书迷,为了创作还读完了附录里所列的 127 本叶辛小说。翻阅《叶辛传》,一个卓尔不群、有血有肉的叶辛跃然纸上。可惜,首批的最后 200 本昨天也被抢购一空,要了解《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得等些时日。

不过叶辛现场亲述了《孽债》创作前后的故事。“《孽债》讲起来是我写了最久的一部作品。”因为写到一半的时候,叶辛接到通知“你调城了”。然后,他就到上海作协上班,每天朝九晚五,忙得不行。“当时,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老谢来看我,他说你到上海来工作,你要亮亮相,你是作家,不要在办公室亮相,要靠作品亮相。”叶辛笑着给现场读者继续讲故事,“我说我在贵阳上班,是 8923 部队,早上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下午两点上班,三点下班,有很多时间可以写作。到了上海作协,每天很多会员要接待,实在没有时间。谢老问我,你原来写的东西有没有,我说有一个,写了五个孩子从西双版纳到上海来找父母,他说你拿给我看看。”其实当时作品还没写完,但三天后,出版社就打来电话,欣然表示要先以中篇小说发表。

“我说不行啊,我这个小说还没写完。不能发表啊。”叶辛回忆说,上半部正卡在五个孩子到上海找到了父母,各家有各自的难处。“推诿不过,叶辛只好给这半部小说补了个章节,先在《小说界》发表了。发表前印刷厂就传来‘喜讯’,排版工人因为小说实在好看,铅字码到一半偷偷去看书,延误了排版进度。果然,一经发表,哪怕只是半部,也引来七八家影视单位想要改编。只好赶紧写,我当时就以这个理由跟市委宣传部请了一个半月的假,躲到奉贤汽车站旁边的一个招待所里,写完了《孽债》的后半部分。”

叶辛认真想了想说,别的小说要一气呵成,这个小说拖一拖有好处,“因为写到孩子们到了上海。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我也不够熟悉。我 1969 年去插队,1990 年才回来,所有的同学来看我,都说你看你这样子像‘乡下人’,那一年半我拼命融进了上海,这对我写好《孽债》的下半部分很有帮助。”话音刚落,现场读者掌声阵阵。

这掌声,是留给一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作品,也是留给四十年来始终坚持观察生活、提炼生活,“捕捉时代的新意”的作家的。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马上评

让作家走上舞台

一个时代流行怎样的“明星”,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也体现出这群人的喜好。如果是小鲜肉成为明星,得到上亿片酬,那么我们也要反思,大多数人的选择也许也会出错。在这种局面下,书展,成为为作家搭建舞台的地方,成为让作家登上舞台的地方,成为传播真善美的地方。

叶辛的《孽债》之所以风行一时,也是切中了一代人内心的隐情进而引发的共鸣,还融入了当时的社会热点。这就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优势,也是近来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爆红的道理——当然,其价值观始终被正义的观众诟病。

文学,能引领青少年的价值观。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当道的时候,与“小鲜肉”等同的“小白脸”约等于贬义词。待文学缺位,亚文化流行时,只在乎颜值不注重内涵的“小鲜肉”就成了所谓“票房保障”,进而成为精神鸦片。

书展的活动,就致力于把作家推向聚光灯、大舞台,让承载着更多精神能量的作家,与读者分享深度思考的愉悦,体会认真生活的收获,感受时代脉搏的砰砰跳动。

朱光

■ 书展夜景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